徐浩峰 去拜访更高明的自己

文 阿加东

前不久,由徐浩峰、徐骏峰联合编剧、导演的动作武侠电影《入型入格》宣布杀青,进入后期制作阶段。该片改编自徐浩峰的同名小说,讲述了一段发生在1931年中国南方的武林往事。陈坤、吴磊分别饰演了片中的武术教师和隐世高手。

徐浩峰拥有"多重身份"。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师,至今学院里还流传着"他从五楼飞跃而下,毫发未损"的传说。同时,作为演员,他出演过《旅程》《草芥》,白衣飘飘的年代,他和黄磊一起纵情舞台,风度翩翩。作为编剧,他创作了陈凯歌的《道士下山》、王家卫的《一代宗师》、电视剧《镖门》,以及由他本人执导的多部电影。作为导演,他执导过电影《倭寇的踪迹》《箭士柳白猿》《师父》《刀背藏身》《诗眼倦天涯》,构建出独特的武侠世界观,体现出他对中国古典哲学和武学的认知。作为动作指导,他为电影《箭士柳白猿》《师父》设计的武术动作没有飞檐走壁、上天入地,只有闪展腾挪间智慧与功力的对决,是告别了特技特效、花拳绣腿的真实武功。

他在"徐皓峰"与"徐浩峰"两个名字之间不断切换——作家徐皓峰,以文字描绘江湖;导演徐浩峰,以导筒号令武林。有人说,"只有徐浩峰才能拍好徐皓峰";又有人说,"徐浩峰拍徐皓峰,才是真正的江湖"。他把自己的电影定义为武行片,"武行是一个像律师、医生、厨师一样实实在在的行业",如何让笔下的江湖跃然银幕之上,只有他自己最懂。

徐浩峰对武林怀着深深的敬意,他虚构出的那些侠客,行为是古怪的,内心是孤独的,面对旧有的规矩,又能保持一份坚定。与他文字间、银幕上的刀光剑影、拳拳到肉不同,生活中的徐浩峰温文尔雅、谦逊平和。他用舒缓的语调讲述江湖武林的惊涛骇浪,将规则、尊严、操守娓娓道来,重现了过去的处世哲学、社交伦理、人间百态,为后人留下传奇。

从小说到剧本 写作支撑他对电影的执念

少年时代,徐浩峰就读于中央美院附中,原本立志当画家,但因为看了张艺谋的电影《红高粱》,确立了新的理想,怀揣拍电影的巨大决心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与他同届的,有表演系的徐静蕾、文学系的贾樟柯。

1997年毕业,当导演的机会渺茫,他索性闭门不出,专心阅读、写作。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极大:一位是中医师、道教学者胡海牙,另一位是徐浩峰的二姥爷、形意拳高手、宁河人李仲轩。后来徐浩峰写《道士下山》的剧本,正是受了胡海牙的启示;而二姥爷讲述的武林轶事,则被他写入了《逝去的武林》一书。

2011年,38岁的徐浩峰终于达成心愿,执导处女作《倭寇的踪迹》。"没想到这个梦想要等这么久,从小说到剧本,是写作支撑了我对电影的执念。"次年,他又执导了电影《箭士柳白猿》。

侠义之气深深影响了徐浩峰,他的短篇小说集《刀背藏身》便发端于此。《刀背藏身》收录了六部短篇小说——《倭寇的踪迹》《柳白猿别传》《民国刺客柳白猿》《师父》《国士》《刀背藏身》,皆完成了文字到影像的转化。徐浩峰一直在用自己的笔触和影像记录那已经逝去的武林,他本身也像是一部功力深厚、博学多才的中华武林百科全书,这一点从他出版的诸多文字作品中可以感知到。他所涉及的武林门类极为庞杂,对各家拳法和各路兵器如数家珍,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,断不会形成这样的深度。

也许因为自己就是武者,徐浩峰的创作中不缺各种合纵连横的精巧布局,"力量感"是他特殊的标签符号。那是一种男人的野性与暴力美学,更接近胡金铨、刘家良和洪金宝的动作呈现。在动作电影追求特技效果和大场面的当下,徐浩峰的创作一板一眼,自成一派,人称"硬派武侠"。

从小说家到编剧,又从编剧到导演,看似隔行如隔山,但在徐浩峰的身上却又显得合情合理。他创作的剧本,既不是单纯的文字描述,也不像专业的分镜拆解。"我一般先要写一个主旨,不会详细写拆招换式和动作的来往。比如这场戏要用咏春拳的打法,大方向写清楚,至于具体怎么拍,动作怎么变化,到了现场,两个人胳膊一较劲,一下子就有感觉了,也有美感了,可能三个镜头便够。人的逻辑思维太强,在剧本创作时,往往一件事会交代得清清楚楚;但人的视觉则有概括性,有时写了一大段话,只用了两三个镜头推拉,便讲清楚了,如果真照着剧本去拍,就会很啰唆。"

当问及徐浩峰更看重文字还是影像?他回答说:"虽然两者方法各异,但都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。比如连续写作一个阶段之后,大脑中会突然迸发出一种完全颠覆预想的灵感,原始构思得到了升华,就会发现一个更高明的自己。我称之为'见天地,见自己'。写作就是去拜访更高明的自己,其中有很多乐趣,我的写作逻辑和兴味也在于此。"

徐浩峰

1973年生于北京,著名导演、编剧、作家。出版文学作品《逝去的武林》《国术馆》《白色游泳衣》等。执导电影《倭寇的踪迹》《师父》等。电影编剧作品《一代宗师》《道士下山》。

最初只是《一代宗师》顾问 通过导演"考试"介入编剧

当年王家卫拍《一代宗师》,令人叹为观止。谈起和王家卫的合作,徐浩峰极为坦诚:"最初我只是担任《一代宗师》的武术民俗顾问,那时候我的编剧创作还没开窍儿。王家卫导演找邹静之老师和我聊北方的民俗,我随口说了些点子,导演非常认可。他想考考我的能力,让我设想一下'师弟向师兄道歉'的场景。我就说,如果是普通人到谁家里去拜访,自然是敲门、进屋,但练武之人就不一样了,这个门没那么容易进去,两个人可能会隔着门帘对话,见了面也会有肢体上的动作……导演马上说,这个有意思,你来写一场戏吧!类似这种题,他又给我出了几个。我写完之后,他非常满意,邀请我当写作顾问。这个时候我仍然不是编剧。"

王家卫的电影都是自己创作剧本,徐浩峰的介绍更印证了这一点。"拍《一代宗师》,王家卫导演开始并没有找联合编剧的想法,但后来他发现,人情世故在北方占很大比重,便签下邹静之老师一起合作,又找到我,希望我也能加入。于是,邹老师负责写文戏,我负责写武戏,王家卫导演居中调和。"

《一代宗师》的编剧工作对徐浩峰有很大启发,直到电影公映,他仍觉得旷若发蒙,内心灵感涌动,很快写出了《师父》的小说和剧本。他对王家卫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:"《师父》在上海首映时,王家卫导演正好在上海拍《摆渡人》,我邀请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看电影。他看完之后很高兴,说'有趣'。他是挺传统的艺术家,特别像我以前接触的美院的人,只要校友出新作品,便只有高兴和鼓励。"

与王家卫、邹静之的合作让徐浩峰受益匪浅。"邹静之老师总说,作为一个作家,他的累积已经够了,不用再做新的体验了。这让我明白,他的人生达到了一个很通达的阶段,有着完整的世界观,让同为编剧的我非常感慨。开始我觉得他不懂武术,动作片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领域,但是我们设计的场景、动作、人物、情节都在邹老师熟悉的框架里,他一触即通。王家卫导演是巨蟹座,有着坚硬的外壳,柔软的内心,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没有感情、气场强大,但熟悉了之后,又觉得他很好说话,对人很亲近,我能明显感觉到友谊在滋生。我跟邹老师说导演变了,邹老师显然更了解导演,也比我更懂人,他说王家卫一直就是这样。直到现在,只要王家卫导演来北京,我们三个一定会聚一聚。"

动作设计三招两式便见分晓 天津是他创作的资源宝地

徐浩峰的电影中看不到传统武侠片的天马行空,他的动作设计三招两式便见分晓,拳拳到肉、刀刀见血,被认为是"中国新派武侠"的代表人物。相对而言,传统"港式武打"更像一门老手艺。徐浩峰解释说:"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们的电影剧作能力比较薄弱,很多时候动作场景只起到串联作用,无法创作出高级的剧本,更不能向世界提供价值观。黑泽明的武打与成龙相比难度太低了,但他的电影为什么能走向世界?主要就是因为提供了新鲜的价值观,展现了新鲜的审美,表达出西方人没有的观念。我是看着张彻、胡金铨、徐克的电影长大的,他们都曾经深深吸引过我,我希望能从他们的电影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东西。"

徐浩峰

对于如何进行人物构建,徐浩峰也有明确的观点:"首先要找到这个人物的最大意志力,其次是找到他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比如写梅兰芳,他的最大意志力是通过不断提升自己,最终成为行业标杆,但这样写肯定不行,哪怕细节再丰富,信息还是过于单一。梅兰芳是一位比女人还像女人的男人,千娇百媚,加上这一点,人物便丰满了。另外,现实主义创作还要有强烈的戏剧性,不是光写人物就能实现的。"他还以《一代宗师》中的角色来举例,"宫二开始是一个为父报仇的烈女,到最后成了整个武林没落的缩影,这是她获得的社会高度;从一个烈女变成一个守节的人,这是她获得的道德高度。起于个性,终于高度,这样才能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。"

他的作品还有一个明显特征——原本文人该做的事,反而被武者做了。"我二姥爷给我讲过,他的那些师父,包括他自己,很多时候成了调解员、话事人。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后,社会出现真空地带,从那一代练武之人开始,不再是凭武力,而是凭口才办事,干了读书人该干的事。那些故事与金庸的武侠小说,与我们看过的《武林》《武魂》杂志,甚至与民国时期的部分文献都不一样。我觉得很特殊,很有意思,引发了我的兴趣。"

天津是徐浩峰艺术创作的一方沃土,《师父》《门前宝地》的创作灵感来自天津人的故事,拍摄场地也在天津。近代天津有四位武侠小说家,并称"津门四侠"——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李寿民、奇情推理派朱贞木、社会反讽派宫白羽、帮会技击派郑证因。徐浩峰最推崇郑证因:"他学过太极拳,擅使九环大刀,是宫白羽的武术顾问,为宫白羽提供了很多素材,同时自己也动笔,把真实的故事转换成小说。如果说看宫白羽的小说像是吃奶酪,那么看郑证因的小说会让人有一种喝鲜奶的感觉。"

尚武精神是中国传统 需要共同努力传承下去

徐浩峰曾说过,中国动作片是京剧艺术在银幕上最后的绽放。但这显然与他"硬桥硬马"的创作风格大相径庭,他解释道:"这句话是我说的,但说的不是我自己,而是胡金铨那一代导演。按照京剧武戏大师杨小楼的设计,比如翻跟头,两人'啪啪'打两下,一人一个跟头翻过去,舞台上便出现了一个圆周形的过场,视觉上丰富多了。成龙的电影里很多群戏,从这儿翻过去,从那儿翻过来,皆是杨老板的东西。成龙还借用了杨老板耍花枪的办法,在打斗的同时,'啪'一把椅子扔过去,'啪'一个花盆扔过来。这些金玉锦绣的招式,最终成为胡金铨、成龙等人的根基。袁和平也是一样,他精通北派武术,本身有戏班的背景,从小对动作武打就有自己的理解,拍出来的片子自然会惊世骇俗。遗憾的是,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不看戏了,我能看明白其中的内核、思路,但它已不是我创作的动力了。"

当下年轻人还会有"侠之大者"吗?徐浩峰认为,尚武精神是中国的传统,需要由上至下来推动,他以日本举例:"他们把文化和武道馆嫁接起来,比如剑道、空手道,训练者并不见得要练成多么高深的功夫,更多的是塑造武士精神。这些我们也可以借鉴,把中国的武术传承下去。"

对于徐浩峰,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如侠客一般"锦衣夜行"的写作方式,因为有朋友深夜甚至凌晨给他发信息,他都回得很快。实际上他也有苦衷,"艺术院校的学生都喜欢'熬大夜',我也形成了惯性,明知没有效率,也会坐在电脑前消耗,一坐八九个小时,写的倒是不少,但第二天再看,全都给删了。"美术专业出身的他很了解画家的工作状态,"像马蒂斯、毕加索这些大画家,一天的工作集中在两个半小时内完成,一点儿不耽误享受生活。所以我干脆要求自己早晨4点起来,写两个半小时,白天便可自由支配时间。"

"文武双全"的徐浩峰将武学精神与人文艺术结合,构建了完整的创作体系。平均两年一部电影的他有着明确的武侠理想,但绝非孤芳自赏。"虽然《倭寇的踪迹》《箭士柳白猿》不是市场化的作品,但投资人也通过海外版权售卖等方式回了本。《师父》票房一般是因为没做好宣传,在美国公映时,票房也还说得过去。我的几部电影都参加了海外的电影节,海外放映商主动联系我,他们还是非常感兴趣的。我们的优势是民间可供挖掘的材料比较多,功夫片仍会有很大的变化余地。"所以,大可不必说我们的武侠片创作后继无人,因为有徐浩峰的存在,江湖还是那个江湖。 **(图片由上海国际电影节提供)**

讲述

参加"查理冒险团",20天行程6000公里

骑摩托车穿越非洲沙漠

口述 盛林 整理 何玉新

天津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新书《野性骑行》,讲述一位女摩托车骑手的真实经历。作者盛林是浙江杭州人,她与丈夫菲里普参加"查理冒险团",历时20天,骑摩托车穿越非洲卡拉哈里沙漠,留下了难忘的人生记忆。在书中,盛林以敏感、细腻的文笔再现了惊心动魄的冒险场面,带着读者领略异国风光,更体现出一位女子骑士的人格魅力。

大雨中从开普敦出发 奔向卡拉哈里沙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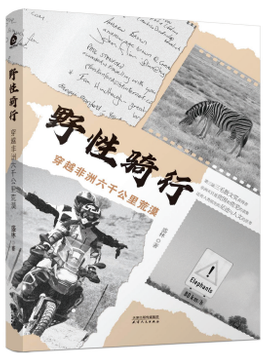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的骑行团总共20名成员,要从南非开普敦出发,骑摩托车穿越卡拉哈里沙漠。组团的是总部在澳大利亚的"指南针"旅行社,负责人米奇,也是我们的机械师、总后勤。导游比利·沃德,英国人,有非洲旅行的专业导游执照。领队查理·布尔曼,英国人,电影演员、冒险家、慈善家、演说家、作家。他是我们的灵魂人物,所以这个团称为"查理团",也称"查理冒险团"。

我丈夫菲里普说,这辈子能与查理骑一次车,他死也瞑目了。我觉得他是个疯子,但我是疯子的老婆,近墨者黑,近疯者痴,我非常想去沙漠,骑着摩托车!当然,也是为了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。尽管我们去的不是撒哈拉,而是卡拉哈里,可是它们都在非洲,当沙漠的风吹起来的时候,每一粒沙都是一样的,每一个故事也是一样的。

到了开普敦,我们住在女王饭店。那是个晴天,天蓝得毫无杂质,气温10℃左右,舒适感恰如其分。饭店建在山坡上,周围树木不多,花开得满满当当、酣畅淋漓。早上10点,我们去餐厅吃第一顿南非早餐。五张大餐台上堆满食物,我吃到了一些奇怪的鱼,比如"十六枚",大西洋食肉鱼,身上有十六枚长刺,味道鲜美,有点儿像湖蟹。也吃到了本地水果:双色果、牛奶果、蛋黄果、刺瓜……还吃了说不出名字的酱菜。

"查理团"的骑手们到齐了,他们来自世界各地,一共二十几个人,其中包括三个女眷,一个女医生,平均年龄50岁左右。导游比利发了导航仪、骑行手册。每个人都领到了摩托车。我走到菲里普身边,与他击掌,一抬腿上了我们的坐骑。那是一辆宝马山地摩托车F800GS,灰黑色,愣头愣脑的,我决定喊它"灰灰"。我对灰灰别无他求,只希望它跑得快些,别让我被狮子拖走就行。

午后,开普敦变天了,蓝天被一笔勾销,阴云侵占天空,接着哗哗地下起雨来。按原计划"查理团"应该明天出发,但领到摩托车后,骑手们等不及了,于是,查理、比利、米奇一商量,改了计划,今天下午就出发。在这个雨天,从这个地方,开始野性骑行。



大雨变成暴雨,横扫开普敦,十几辆摩托车,一辆行李车,一辆救护车,冲下了山坡。轰鸣的引擎声惊动了开普敦街区,有人拍视频,有人围观,查理的"粉丝"们喊着"查理",举着他的电影海报。一群小孩背着书包、挥着雨伞追赶摩托车。领队的查理加大了油门,整个车队飞奔起来,拖着白色的气雾,一下子把城市和人群甩到了身后。

骑到沙漠边缘的砾石滩 热浪仿佛要把人烤化了

这一天,按计划我们要骑到卡拉哈里沙漠的边缘。早晨5点多起床,匆匆吃过早餐,我和菲里普拖着行李奔向停车场。米奇远远看见我们,生气地问:"别人一只箱子,你们怎么两只?"我答:"我们两个人啊。"米奇说:"20套衣服?"我摇摇头:"不止,两个人,40套……还有一箱泡面!"米奇听完做了砍脖子的动作,还好,"砍"的是他自己,不是我。其实米奇是个好人,他天不亮就起来了,冲洗了所有的摩托车,检查车况,给车子加油,帮大家装行李。

出征了,前面是弗朗斯胡克小镇。这是一个古风淳厚的小镇,鹅卵石小道、罗马式教堂、尖顶钟楼、玫瑰花园、葡萄农庄、铁轨和老火车……中世纪,一群法国人逃难到此,种植葡萄,酿葡萄酒,传宗接代,再也没有离开,就像《百年孤独》里的布恩迪亚家族,守着自己的马孔多小镇。

穿过古镇,如同穿过一段唯美的时光隧道,体会了情调和艺术。但刚刚离开,景色就变了。路边出现许多铁皮房,低矮、破烂,流着锈水。五颜六色的垃圾散发着臭气,一群小孩扑在上面,似乎在寻宝。看到摩托车队,他们站起来挥手,发足狂追。

"查理团"掠过铁皮社区,把人烟抛尽,迎来荒原。荒原上铺着野草,枯成金黄色,如同太阳的余晖,也像梵高的画。一群绵羊过马路,我们停下车,但绵羊大军也停了,堵在路当中,"咩咩"地叫。一个健壮的女人,头上包着毛巾,怀里抱着鞭子,笔直地站在绵羊中间。对峙了一会儿,我突然领悟,下车给了牧羊女几枚硬币。她的鞭子一扬,羊群像潮水一般涌出了公路。我们一次次与羊群、牛群邂逅,必要时就用硬币打通关口。有一次遇到斑马群,给了我们意外的乐趣。

前方就是谷神星山谷。砾石滩一望无际,也没了路的概念。摩托车颠簸、跳跃、摇晃,像是受伤的山羊。砾石滩上热浪滚滚,煎烤着人和车,不到一个小时,我的皮手套就能挤出水来了,头盔滚烫,像一口烧红的锅。

砾石滩上没有路,大家凭着感觉跑,一个个跑没了。查理和比利也不见了踪影,砾石滩上只剩下我、菲里普、灰灰。骑了许久,也没见队友的影子。他们去哪了?是被砾石震碎了,还是被太阳融化了?不知道,也许都有可能。

搓板路没有规律可循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

摩托车队越往北走,景色越显得荒凉、单调,羊群、草芥、小花、芦苇,一股脑儿地消失了,世界只剩一种颜色——土黄色,从车轮下延展,铺向天边。冷不丁,我们走进了沙漠。卡拉哈里沙漠是世界十大沙漠之一,一条漫长的沙漠路横贯其间,我们要骑摩托车征服它。

车轮扬起黄沙,拖起一团团尘埃,像一群奔跑的松鼠。黄沙在空中旋转,落到我的骑行服上、面罩上,眼里只看到沙子。我想起三毛,很多年前我做记者,采访过她,她有一张沧桑的脸,但声音娇美,句句不离荷西,不离撒哈拉,不离撒哈拉的故事。自从读了三毛的书,我就想去沙漠。现在,我果然来了。

进入卡拉哈里沙漠,我们很快见识了搓板路。其实搓板路不是路,岩石和泥沙在岁月中风化形成搓板的模样,来往的车多了,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路。如果坐在大巴车里看,它们具有线条美、凹凸美、光彩美,曲曲折折、此起彼伏,向你奔腾而来。诗人可以写诗,画家可以画画,但对于骑摩托车的人,搓板路是魔鬼的化身,丑陋、恐怖,没有任何美感。

遇到横的搓板,摩托车可着劲儿地跳,跳得极有节奏,一上一下,咯噔咯噔,人也跟着跳,仿佛是老式打字机,"咯噔咯噔"地打字,却不知打的是什么。遇到直的搓板,情况更糟,它们的凹槽坚硬、粗糙,像地底下伸出的铁器,也像摆好的绊马索,就等着把我们掀个四脚朝天。更难走的是混合形的搓板,有直有横有斜有弯,没有规律可循,骑手只能横下一条心,硬着头皮往前冲。

两辆摩托车翻了跟头,一辆摩托车爆了胎,一名队员摔出了搓板路,还有一名队员的头盔甩了出去。我看到飞滚的头盔吓了一跳,以为他掉了脑袋,悲痛之情难以形容。查理和比利来回骑行,向队员们喊着听不清的话,想要控制局面,但没能成功,可以说一败涂地。

我们也出了些小问题,只好停下来。菲里普的眼镜架断了,换上了备用眼镜;我吐得翻江倒海,早餐就此报销。我们坐在沙土上,他帮我敲背,我帮他按摩手指,他十指蜷曲,肿得像火腿肠。又在沙子上躺了一会儿,像两条半死的鱼,肚皮朝天。

下午两点,我们终于抵达一座小镇,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所有人都狼狈不堪,一身臭汗,一身尘土,累得手脚抖个不停。加油站供应午餐,我吃了一个汉堡、两条热狗、一个煮鸡蛋、一盘沙拉,差点儿被自己的好胃口吓死……

20天的冒险,6000公里行程,我们一起骑行穿越卡拉哈里沙漠,经受了炎热、干燥、颠簸以及土匪、野兽的挑战,更处于身体的极限、生死的边缘,最终以意志、毅力、信心挺了过来。我们见识了奇异的沙漠风光,体验了当地人古老、淳朴的生活方式,得到了冒险的快乐,享受了战友一般的深情厚谊,永生难忘。